

新民晚报

我们之前对上海纪录片的了解甚少，而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恰恰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纪录片的发祥地。近日，资深纪录片导演、撰稿、制作人，现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的李涛，在孜孜不倦地思索、思考过后，出版了专著《源流与嬗变——上海纪录片百年史述》，我读后深为中国早期电影从业机构和人员的文化抱负以及使命担当而感动，他们在中国电影初入商业化之时，不为利益驱动，尽管无利可图，仍然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拍摄纪录片，以此作为历史留下见证和纪念。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怀，所以在抗战的热潮中，上海几乎所有的影片公司都不约而同地迅速组织人员和设备奔赴战场拍摄纪录片。现在可以查到的这

批抗战纪录片有：明星影片公司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上海之战》，联华影业公司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港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影片公司的《上海浩劫记》、惠民影片公司的《十九路军光荣史》、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上海抗敌血战史》、暨南影片公司的《淞沪血》、慧冲影片公司的《上海抗日血战史》、锡藩影片公司的《中国铁血军战史》等等。当我读着这些电影机构和其所摄纪录片的片名时，犹如用手一一触摸镌刻在大理石纪念碑上的铭文。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当时，设在虹口、闸北和江湾地区的电影公司及16家影院皆毁于炮火，但是，电影工作者受十九路军彰显的

抗战炮火中的上海纪录片

简平

中国人民不畏侵略的精神感召，勇敢地冲向前线，记录下可歌可泣的淞沪抗战中的血与火。明星影片公司的《上海之战》记录了十九路军在闸北抵抗日军的战况以及上海各界人民群众慰问和支援抗日将士的情形。据当时《申报》报道：“明星公司当摄制此片时，不仅冒万险，而全公司其他摄制工作为之停止者，竟有三星期之久，足见牺牲之大”。影片完成后，连映12天，打破了许多剧情片的放映纪录。影评人江寿伯发表了观后感：“驱车光陆戏院，默坐两小时，觉此片摄制之匪易。而参以剧情，益觉曲折有致。我故曰：恃以作抗日宣传可，即以吾人之暮鼓晨钟亦无可。”



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是我最爱吃的菜。既喜欢它琥珀油亮的外形，更流连其酸甜适中的独特的味道。每次吃时剩下的酱汁也被我蘸饭吃个干净。

我小时候父亲因要还买房的欠款，平时花钱比较节俭，一般不到附近饭店买熟食。只有在过年请客或家里来客人时才去买几个熟食，其中就有糖醋排骨。记得我读小学时，家在浦东的我姑姑的儿子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华师大离我家较近，几乎每个星期天晚上他都到我家看望我父亲，父亲总留他吃饭，除了自己烧几个热菜外，还去饭店买糖醋排骨等熟食。这样吃晚饭时我也可以沾光品尝自己的最爱了。那时每到周末我都盼望表哥快点来。

父亲从小因家困难没上过学，还是参军时在部队“扫得官”。从部队复员后分到上海树脂厂工作，一直生活上省吃俭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被评为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一次同事发生事故被火烧伤，父亲主动把右腿上一大块皮植给同事。父亲总遗憾自己文化程度低，常对我说如果他文化水平较高的话能为厂里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寄希望我能学有所成，我从小学到高中，每次家长会都是父亲去的。当我被大学录取后父亲特别高兴。

我读大学后平时住校，一般周六下课后回家，下周一早上再去学校。父亲星期天早上总要到菜市场买较多菜，晚上下班后还专门到饭店买糖醋排骨（他周一休息）。一次饭店的师傅问他怎么又来买糖醋排骨了，父亲乐滋滋地说：读大学的儿子回家了，他最喜欢吃糖醋排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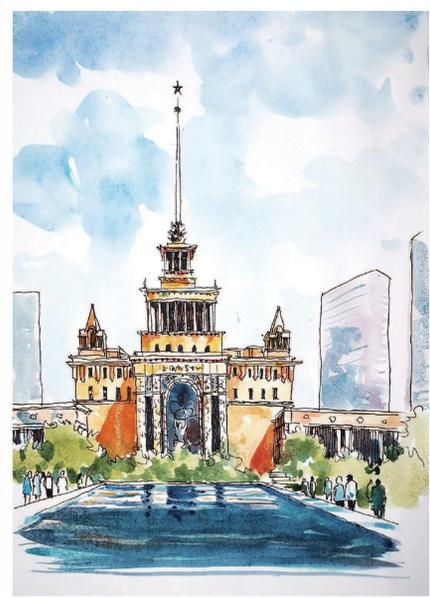
1990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父亲因身体不适在家里休息。他突然对我说要去厂里，我说您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去了。他执意要去，说车间里有件事需要他安排。我扶他到楼下车棚，他吃力地跨上那辆用了多年的自行车缓慢地向厂里骑去。这一去父亲再也没有回家，不久就病故了。

父亲早就说当年7月要在饭店为我过二十岁生日，到时他肯定会点糖醋排骨这道菜。没想到他这个心愿未了就永远离开了我。

现在中午我到单位食堂用餐，如有糖醋排骨就是我的必选菜。品味着这熟悉的酸甜相间的味道，总让我回想起难忘的青少年岁月，那是有父亲相伴的日子，心里不由得甜甜的、酸酸的……

一镜头，并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剪辑成片，配音完成长度为26分钟的《淞沪抗战纪实》。该片创作者在片前加了这样的说明字幕：“本片使海内外同胞明了抗战意义，与一般有结构情节之片性质迥异，幸观众以新闻片视之。”这个说明意在强调影片的纪实属性，但我觉得这也是纪录片创作者用影片向观众发起的有力“号召”——直面现实，同仇敌忾，一同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淞沪抗战纪实》这部珍贵的纪录片的拷贝，已由黎民伟后人无偿捐赠国家。

抗战炮火中的上海纪录片广受欢迎，一方面证明了纪录片的渐趋成熟，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现实主义美学特征；另一方面，经过炮火的洗礼，纪录片工作者将个人的艺术创作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现实生活所激动，对人民的现实处境给予极大的关注，从而确定了上海纪录片的初心。《上海之战》的导演程步高说：“‘一·二八’的大炮震醒了我。那几天我为了拍新闻片，在江湾，在闸北跑，耳朵所听见的是帝国主义的炮声，眼睛所看到的是残暴的屠杀……因此我那疲倦而颓丧的人生受着了极大的刺激。我有了新的感觉，我有了坚定的自信。”这样的肺腑之言历经岁月的滤透，今天听来愈加真切和感人，因此，李涛对包括抗战时期的上海纪录片的源流追溯是值得称赞的。



上海展览中心
(速写)
赖静清

我是一名高校青年教师，也是一名美术工作者。在我读大学期间，就有幸参加文艺系统的挂职锻炼，得到了陆元敏等一批老师的提携和培养。还记得在1997年，上海市政府正在综合治理苏州河，陆老师带着我骑着自行车拍摄苏州河两岸的变化，河水变干净了，河边的公园绿树成荫，两岸的高楼慢慢地竖立起来。每一张照片都是老百姓的日常故事，拍摄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在学校教书育人，责任重大，学校也多方面培养，在这个过程中，徐芒耀教授的悉心教导和他严谨的艺术教育修养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逐渐成长为学生们喜欢的“好老师”。与此同时，也是源自徐教授的指引，我绘画的眼睛得以慢慢苏醒，在研习绘画时有了最为重要的方法和依据。

记得我在创作《大仓桥》系列作品时，一年的时间住在桥边老宅里，夏天酷暑难耐，蚊虫飞舞，冬天西北风一吹，墙面木板四面透风，寒风透骨，但我挺快乐！我在创作《四季》系列作品时，夏天画彩荷，冬天要提前给

艺术家的指导和培养，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因此，更好地服务青年艺术家自然而然也成为我的神圣使命。多年来，在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和团市委青年文联的指导下，我所在的团队以培养扶持青年艺术家为己任，先后组织举办了七届“海上”系列作品展览，累计推荐和推广青年艺术家数百位，在上海青年美术界引起良好的反响。我想，在各种可预期的领域，给青年艺术家提供展示空间和销售艺术品的渠道，是我们的责任担当。虽然我们很年轻，还没有什么积累，面前的道路困难重重，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苦心励志，未来可期！

绘画的眼睛

宋巍

荷花翻盆，满身污泥；夏天气温越高，花开得越美，为了这股清气，在户外暴晒写生，我也觉得挺快乐！因为我把创作当作生命的一部分，不走捷径，静心创作。始终用风清气正的创作精神和创作状态，创作出美好的作品，培养好我的学生。

回顾我的成长道路，一路上得到了多位

十日谈

从艺先从德
责编：殷健灵

在指挥大师当中，阿巴多博览群书，其文学艺术修养之深厚，令人钦佩。

阿巴多出生在意大利米兰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是位小提琴家，任教于米兰音乐学院，后来组建过一支室内乐团；母亲是一位钢琴家和钢琴教育家。阿巴多分别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小提琴和钢琴的启蒙。母亲还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出版了不少儿童故事集。阿巴多一生崇敬母亲，并且继承了她对文学和书籍的热爱。他后来回忆道：“她给我念书时又温暖又有人情味儿。尤其是她唱老西西里歌谣，真甜……”

阿巴多阅读的第一批文学作品是19世纪俄罗斯的经典文学。有好一阵时间，他天天沉醉在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小说中，尤其欣赏果戈理作品中精妙的反讽精神。之后，他还阅读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与俄罗斯两位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集，并且兴致勃勃地读了苏联时期的重要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代表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对俄罗斯文化的推崇在阿巴多日后的歌剧指挥中反映出来。上世纪50年代求学于维也纳音乐学院时，他选择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作为自己毕业音乐会上指挥的作品。此后，他对这部气势恢宏的歌剧巨作热情不减，数十年间先后在米兰、伦敦、芝加哥、维也纳、柏林和萨尔茨堡上演了《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全景版和音乐会版。

少年时代的阿巴多还研读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和莫泊桑的法国经典小说，探究过波德莱尔的现代派诗歌。不过，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他是好多年后才深入了解的。意大利作家曼佐尼的长篇名作《约婚夫妇》，也是阿巴多十分喜欢的小说。

阿巴多的阅读视野开阔，从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美国作家海明威和福克纳的作品，到先锋文学的巅峰巨著——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歌，阿巴多都曾广泛涉猎，受益匪浅。他还以一个音乐家特有的敏锐，感悟到经典文学的语言中所蕴含的音乐性、韵律和音调，比如，意大利文学巨匠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作品，都让阿巴多感受到了这些特点。

卡拉扬去世后，经乐队投票选举，阿巴多成为柏林爱乐乐团新一任的阿巴多总监。走马上任以后，阿巴多每个演出季都会邀请乐团成员和公众探讨分析文学、艺术史、神话等层面的不同主题。在他眼中，音乐从来不是孤立的，文艺的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整体生态，“研究一个特定时期的作品时要综

合考虑同时期的雕塑、电影和文学等其他艺术门类”。

经过精心筹划，柏林爱乐从1992年起推出以神话、文学和历史题材为主题的系列音乐会。阿巴多熟读古希腊神话，敬佩盗走天火、造福人类而饱受苦难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同年5月，他开始指挥“普罗米修斯音乐会”，集中上演了贝多芬的舞剧音乐《普罗米修斯的生灵》、李斯特的交响诗《普罗米修斯》、斯克列雅宾的《普罗米修斯——火之诗》等作品。

刘蔚

1993年以后，阿巴多又指挥柏林爱乐先后推出了“荷尔德林系列音乐会”“浮士德系列音乐会”“古希腊系列音乐会”。1995/1996年演出季中，作为“莎士比亚系列音乐会”的组成部分，阿巴多不仅在柏林爱乐音乐厅指挥上演了威尔第的歌剧《奥赛罗》半景版，而且在次年春天的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上演了该剧的全景版。柏林爱乐的除夕音乐会则演出了门德尔松为莎士比亚戏剧所作的配乐《仲夏夜之梦》。指挥大师索尔蒂、巴伦博伊姆、阿什肯纳齐、西蒙·拉特等也应邀指挥柏林爱乐演出了柏辽兹、柴可夫斯基、埃尔加和理查·施特劳斯的莎士比亚文学题材的管弦乐作品，堪称群星荟萃，光芒闪耀。阿巴多则亲自指挥了柴可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根据《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乐队作品。

舒曼的名言——“你要在生活中尽情地四处看看，面对其他艺术和科学也要如此”，被阿巴多铭记于心。正是从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中，他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拓展了艺术表现力，从而使他指挥的音乐深邃而又灵动。

标准答案

蓝娟

“你长大想要做什么？”

大约从幼儿园开始，老师们已经开始着手向孩子们提问了。从小树立人生目标和远大理想，这是件很正确的事。但早在那时，我就隐隐感觉理想越是宏大，能够走到目的地的人往往寥寥。

或许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个问题的难度不啻回答“到哪里去”这个哲学终极命题。它难在抵达，而非树立。

但对于这样的发问，估计每个人年少时都曾给出过自己对于未来的估计。

不久前，我和朋友们也聊起了当年的答案。一位朋友尽管小时候成绩平平，却敢站在讲台上说：“我想要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他说自己就是有底气，觉得和年级第一的学生距离也不远。

另两位则是北大的高材生，一个少年时期暗访当地的地下团伙，以记者为志向，却因为被一本《时间简史》点燃好奇心，念了七年物理。另一位则是在考上北大化学系后，决定“探寻人类社会运行的真理”转去学了历史。

至于我，在一片“科学家”和“老师”的回答中，当时的我站了起来，说出了我的答案。

“我想成为一名餐饮服务员。”

这个回答很平常，可能还有点不够有看头，这让老师和家长有些担忧。放学后我听见老师安慰我妈妈：“没关系的，小时候说的也未必以后就一定会去做。”

回到家以后，我妈妈很平静地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我随口说着：“因为客人想要什么就能送上来，感觉很厉害。”但心里想着却是目标不那么宏大的话，也许能获得超乎期待的答案。

时间是最无偏见的评论员，也会给出每个人最公允的评价。

当初想要成为社会学家的朋友，前不久进入某头部互联网公司。而学了七年物理的北大学霸，如今是一名私募基金合伙人。从化学转去历史学的朋友，做了评论员。

长大后的我当然没有成为餐饮服务员，但从职业功能来说，倒是和服务员颇有相似，沟通需求，协调关系，算是完成了童年的“小目标”。但转头一想，职业“光鲜”或是“普通”，难道不都是作为社会的一员为他人服务吗？

人们总向往出色。如果说，每个人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是一种对意义的追寻，那么，它并无标准答案，汇聚每个平凡的当下，时间将赋予其意义。

